

刘扬烈 著

诗神·炼狱·白色花

七月诗派论稿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诗神·炼狱·白色花

——七月诗派论稿

刘扬烈 著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208号

责任编辑 / 胡乃羽

封面设计 / 宋焕启

诗神·炼狱·白色花

——七月诗派论稿

刘扬烈 著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外花园村)

全国新华书店总经销

三河科教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625 字数: 310千

1991年11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册

ISBN7-1

定

定价: 7.50元

心事浩茫连广宇……

野薊经了几乎致命的摧折，还要开一朵小花……。
但是，草木在旱干的沙漠中间，拼命伸长他的根，吸取深地中的水泉，来造成碧绿的林莽，自然是为了自己的“生”的，然而使疲劳枯渴的旅人，一见就怡然觉得遇到了暂时息肩之所，这是如何的可以感激，而且可以悲哀的事？！

——鲁迅

序

绿 原

在从来并不平坦的大地上，永远会有数不尽的躁动不安的溪流匆匆向前奔去。它们或者在野花和乱石之间曲折地穿行着，或者在陡坡悬崖面前不惜粉身碎骨地飞溅着，或者向着出现桥梁和船只的河床汨汨地灌注着。它们可能被酷烈的太阳蒸发掉，可能被贪食的农作物吮吸光，也可能被狭隘而固执的山坳囚禁起来。但是，只要一息尚存，只要周围还有一片活动空间，它们就会继续向前奔去。前面是东方，东方有大海，大海是个强大的磁体，向千里外数不尽的涓涓细流发挥着不可抗拒的引力，招引它们向它的博大胸怀勇敢地奔去。然而，不可能也用不着试图询问大海，在它的硕大无朋的胴体里，有多少细胞的前身就是那些不安分的溪流——海太大了，它不屑于回答这类问题，虽然它在向着永恒澎湃奔腾的刹那间，却紧紧拥抱着那些渺小而又浩荡的透明生命。同样地，不可能也用不着试图拦截彼时彼地向前奔去的溪流。探听它们是怎样同大海保持着那种神奇而又不相称的心灵感应——中国智者说过，过者化也；外国智者说得更形象化：你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有人补充说，连一次也不行）。你目前见到的此时此地可能让你动心的这一条溪流，早已不是彼时彼地真正让你动过心的那一条了，虽然它的永不满足、永不停滞、永不迷狂的积极性格始终与它的后进者们同在。可能而又必须记住的只是，在从来并不平坦的大地上，永远会有数不尽的躁动不安的溪流不舍昼夜地向前奔去，沿途用自己的生命之水不断滋润着枯槁的草木和干燥的空气；这也是以水为生命的人类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希望之一。

以上不是什么平易的譬喻，也不是什么深奥的象征，不过是

我阅读后面这部七月诗派论稿的间隙，不由得产生的一点未必联得上去的联想。

所谓“七月诗派”，就是从神圣的抗日战争爆发到划时代的1949年这段艰苦岁月以内，环绕胡风先生主编的《七月》、《希望》这两个美学立场坚定、创作性格鲜明的大型刊物而形成的一个诗人群体。半个世纪过去了，这群诗人大多数已经故世或者搁笔，少数人虽然还在继续写作，但各自都有不同的探索，也未必能够重见当年作为群体一分子的风骨。回想当年，这一群相继崭露头角的诗人既在个性中贯注着共性，又在共性中闪烁着个性，曾经为祖国而歌，为人民而歌，为邻人和陌生人而歌，为自己的爱人和自己而歌，以此起彼伏的歌声伴奏了壮丽而严酷的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全过程。当然，这一切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真正的历史从来都是活着的过去，或者说将在未来复活的过去。博识而深思的文学史家如能避免平庸的同行所常犯的时空错位，将这些诗人的艺术同他们所投身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并以之与当时其它艺术实践及其水准相比较，他们将不难发现，正如胡风先生在一位七月诗人的一本诗集的后记中所说，“这些纯真而坚决的战斗意志底声音”，“将使读者得到感激，新诗传统引为骄傲的”。今天五六十岁的读者想必不会忘记，他们当年是怎样沉醉地传诵着这些知心诗人的新作啊，有的人带着他们的诗集走向了革命，有的人把他们的诗句抄在日记本上走上了战场，甚至有的人让年青而纯洁的鲜血染红了这些陪着自己呼喊前进过的诗页——这是怎样一种令一些人难以理解的心灵交融啊。然而，这一切决不是一时一地偶然发生又旋即消歇的共振现象，其中不仅应当找得出艺术及其社会效果的一般规律，更应当从而确认诗人们通过虔诚的艰苦的精神劳动所发生的真正而持久的艺术魅力。在文学史上的深远意义，还不仅在于他们的个别作品今天读来仍然虎虎有生气，更在于他们通过群体的努力，为新诗在时代精神与个人情感相结合中的纵深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并为中

国新诗传统预示了一个广阔而丰产的流域。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承认，面对80年代蓦然出现的一批新诗成就，博识而深悉的文学史家难道看不出来，其中不正或隐或显地重复着七月诗人们当年勇敢而自信的脚步么？

然而，由于种种非艺术原因所引起的偏见的干扰，那一片曾经充满希望的诗歌发展流域竟一直被阻塞着，终于几乎被沉埋了，迄今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和发扬。也不是没有人在文学史著作中提到了七月诗派，那当然是出于善意；但是，一涉及具体的人和作品，则往往由于脱离有关艺术的生态环境，一味从事解剖学式的纯客观分析，难免让人觉得像进博物馆欣赏被剥制的标本的雄姿或娇态，反而产生说不出的感慨。尤其是一些曾经对中国新诗作出过卓越贡献的诗人，如阿垅（亦门、S.M.）、孙铤、天蓝等，他们的艺术成就几十年来几乎悉遭抹煞，是有心人不能不为之感到悲愤的。

刘扬烈先生就是这样的有心人之一，他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撰写这部论稿，并设法将它呈献在青年读者面前，个中的艰辛实在无以为外人道。他的精神，这种不忌讳冷门儿的精神，在新鲜事物层出不穷的今天，虽不免令人讶然，却也是值得钦佩的。他希望我为本书写一篇序，我首先感到渐愧而惶恐，因为在这个杰出的诗人群体中，我自知不过是一个蹒跚而木讷的追随者。但我又是义不容辞的，便把前面一点未必联得起来的联想写出来，愿为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增添一点冷静的形象思维，唯愿人们乐观地认识到，这一群诗人尽管被时光的尘土掩盖了，但决没有在文学史这片“战场”上就此“阵亡”，他们当年永不满足、永不停滞、永不迷狂地为诗献身的精神，仍然像数不尽的躁动不安的溪流一样，在从来并不平坦的大地上，绕过大大小小池塘和沼泽，勇敢而自信地向着大海的方向奔去……。

1991年元月北京

目 录

序.....绿 原

上 编 总论

- 第一章 艰难曲折的历程.....(3)
第二章 七月诗派与胡风的诗歌美学.....(26)
第三章 为祖国而歌.....(40)
第四章 七月诗派的诗美追求.....(67)

下 编 诗人论

- 第五章 阿垅论.....(89)
第六章 鲁藜论.....(126)
第七章 天蓝论.....(148)
第八章 孙钿论.....(161)
第九章 彭燕郊论.....(177)
第十章 冀汭论.....(204)
第十一章 曾卓论.....(231)
第十二章 绿原论.....(252)
第十三章 牛汉论.....(278)
第十四章 杜谷论.....(304)
第十五章 胡征论.....(325)
第十六章 化铁论.....(346)
第十七章 朱健论.....(357)

附录一

《七月》各期诗歌篇目……………(369)

附录二

《希望》各期诗歌篇目……………(374)

附录三

七月诗派主要诗人诗集一览……………(376)

附录四

七月诗派研究资料目录索引……………(383)

后 记……………(390)

上 编

总 论

第一章 艰难曲折的历程

早就应该有人来认真地研究和仔细地探讨中国的“七月诗派”了。无论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或者新诗发展史的角度出发，亦或是从文学流派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的文学史家和研究工作者都是责无旁贷的。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七月诗派”被湮埋了20多年，“七月诗派”的研究也就被禁锢了20多年。只有到了1980年，中国共产党中央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正式平反，纠正冤案以后，对“七月诗派”的研究才有了可能，才开始逐渐提上日程。其间，是整整1/4个世纪的空白。“白色花”真的就永远凋谢了么？

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与“宗派”、“小集团”之类无关。宗派属于“宗族”、“行帮”的范畴，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和政治色彩，与学术、创作是无缘的。文学流派不是为着某种偏见或私利而占据山头，拉帮结派的社会组织。它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条件下，文学见解略同，美学追求基本相近，志趣相投，自然结合的作家群体。他们或共建社团，或合办刊物，或联合出书，时间有长有短，成员或多或少。文学流派大多在文学史上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中国文学史上，从古至今，几多流派，各领风骚；见仁见智，均可说短论长。多少年来，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和“左”的文艺观点，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新月派”和“现代派”大都采取否定的态度，甚或斥之为“逆流”，表现了不实事求是的“左”的偏颇。总结历史的经验，我们试图重新评说这个流派的“千秋功过”。

1937年7月7日爆发的“芦沟桥事变”，掀起了中国人民反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全面抗战，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开始了。这是一场空前的民族劫难，也是一场民族团结、民族存亡的大考验和大搏战。所有爱国的、有血气的中国人，无不团结在这面大旗之下，投入火热的斗争，为保卫祖国、保卫中华民族的神圣领土而战。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正走出书斋，走出课堂，投身到民族解放的行列中去。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团结抗日，振兴中华民族，胡风于1937年8月中旬至9月上旬，在上海开始筹办综合性文艺周刊《七月》。为什么取名“七月”？胡风夫人梅志曾回忆说：“‘七七’爆发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取这个刊名就是为了纪念抗战，号召抗战，并且坚持团结抗战。”（1987年5月2日笔者访问记录）9月11日，《七月》创刊号在炮火声中诞生。胡风用高荒这一笔名发表《敬礼》一诗代发刊词，其中这样写道——

五·卅

九·一八

一·二八

一二·九

这一连串的日子

黑暗的日子

羞耻的日子

虐杀的日子

但也正是愤怒了

成长了

在血泊里团结起来

向着一个伟大的目标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开始了神圣的进军的日子！
你神圣的日子呵
在这个被侮辱的土地上
奔赴号召的儿女们
正在用鲜红的血液
遍写着——
山河咆哮的
反抗的歌谱
……

这是发自中国人民内心深处的愤怒的呼喊，代表了民族的觉醒，体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创刊号上还发表了他的《血誓》一诗，像奔赴战场杀敌的士兵一样，热血沸腾，慷慨悲壮，同样震荡着抗日的呼声——

芦沟桥底火花
燃起了中华儿女们底仇火
在枪声 炮声 炸弹声中间
扑向仇敌的怒吼
冲撞着震撼着祖国中华的大地

反击侵略，抗战救国，是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紧急任务，也是《七月》的重要任务。胡风旗帜鲜明地以实际行动投入民族解放的斗争。他所主办的《七月》，高举这面抗日的革命的大旗，为保卫祖国、为民族解放而奋斗。胡风以诗歌为战斗武器，表达自己的满腔怒火和抗战决心，向人民发出决战的号召。9月18日，《七月》第二期出版；25日，第三期出版。但因战事紧迫，胡风

等人不得不撤离上海，《七月》周刊也就暂时中断了出版。这是《七月》的第一个阶段，也可以说是初生阶段。

10月1日，胡风由上海经南京乘船抵达武汉，安顿下来以后，旋即投入《七月》的复刊工作。经半月努力，新的《七月》于10月16日在武汉正式出版。从新出的第一集第一期起改为半月刊，由七月社编辑发行。胡风在这一期的代致辞《愿和读者一同成长》中写道：“中国的革命文学是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五四运动）一同产生，一同受难，一同成长。斗争养育了文学，从这斗争里面成长的文学又反过来养育了这个斗争。……可以说整个中华民族都融合在抗日战争里面。……在神圣的火线后面，文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地狂叫，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他得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形象。在这反映里提高民众的情绪和认识，趋向民族解放的总的路线。”可以说，这就是《七月》的宣言和奋斗目标。它是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而置身于民族解放的战斗行列，又是肩负着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而生存战斗的。因此，我们认为《七月》是时代的产儿，祖国人民在养育它成长。

《七月》半月刊自1937年10月16日到1938年7月16日，在武汉共出刊三集18期（每集6期），即因武汉保卫战而再次中断。9月底，主办人胡风撤离武汉，几经辗转，于1938年12月2日抵达重庆。在武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1938年3月）时，胡风被选为常务理事，胡风到重庆后，继续忙于主持文协研究部工作；为生活计，又受聘于内迁来远郊北碚的复旦大学任教授；同时，积极筹备《七月》的复刊。几经奋斗，在停刊一年后，《七月》终于于1939年7月在重庆又与广大读者见面，并改为月刊。1941年元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后，顽固派压迫日紧，5月初，胡风被迫转移香港。这时，他刚刚编完《七月》第六集第四期和第七集第一二合期，即留在重庆付印。后来，第六集第四期于是年7月出版，第七集第一二合期于9月出版。至此，《七

月》（月刊）在重庆两年多时间内共出刊四集14期，即第五集第一期至第七集一二合期。自1937年10月至1941年9月，由武汉到重庆，这是《七月》的第二阶段，可称为发展阶段。它团结的作者和读者更多了，发挥的作用更大了，并且培养了一大批青年诗人，形成了自己的流派和风格。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七月诗派”，至此已完全确立。它的主要标志就是：一批诗人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团结在《七月》周围，为祖国而歌，为抗战而歌；他们以自由体的抒情诗，特别是政治抒情诗，活跃在中国诗坛；以自己的诗美追求，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它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史上创作成绩斐然。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胡风与一批知名作家于次年二三月间先后脱险回国。他于3月初携家到桂林，在这里创办了南天出版社，开始编辑和出版《七月诗丛》与《七月文丛》。《七月诗丛》第一辑共12种，包括合集《我是初来的》、艾青的《向太阳》、《北方》、胡风的《为祖国而歌》、田间的《给战斗者》、鲁藜的《醒来的时候》、天蓝的《预言》、冀访的《跃动的夜》、绿原的《童话》、邹荻帆的《意志的赌徒》、亦门的《无弦琴》、杜谷的《泥土的梦》。前11种均于1941年7月起陆续在重庆印行，《泥土的梦》却因审查被扣未能印出。第二辑计6种，包括牛汉的《彩色的生活》、绿原的《集合》、冀访的《有翅膀的》、化铁的《暴风雨岸然轰轰而至》、孙铤的《望远镜》、贺敬之的《并没有冬天》，这一辑却延迟至1951年1月才由泥土社在上海出版。《七月文丛》也出版了诗集四种，即绿原的《又是一个起点》、田间的《她也要杀人》、鲁藜的《锻炼》、庄涌的《突围令》，1947年9月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由胡风编辑出版的诗集，前后共计22种。

1943年3月中旬，胡风携全家再次来到重庆，居住在郊区避法村。1944年冬开始筹办《希望》月刊，这是《七月》的继续和发展。1945年1月7日，《希望》第一期在重庆出版。胡风在12月重

版创刊号上发表了《寄从“黑夜”到“天亮了”的读者们》一文中指出：“经过了八年来的苦难和牺牲，战斗和考验，我们终于走到了这历史转换的一天。……这些作品里面所表现的中国人民的痛苦与欢欣，难言的感慨与痛苦的希望，因为是在八年间的大的历史里面所孕育出来的，不但还生动地活在‘胜利’锻炼后不久的今天，而且还要生动地活在今后5年10年当中的艰苦的历史进程里面。……我们和读者，要在经过了苦难，忍受着苦难，但却逐渐坚强起来的中国人民里面，追寻新生的路，夺取新生的路。”这便是《希望》的宗旨，也是“七月诗派”的新的历史使命。可是，因为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主义和高压政策，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又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希望》出刊遇到重重困难，经常脱期，乃至难以为继。终于在1946年10月出了第二集第四期以后，被迫停刊。两年时间共出了两集8期，其中艰难可想而知。

此外，当《七月》停刊以后，邹荻帆在重庆团结起一批青年诗人，创办了《诗垦地》丛刊和《诗垦地》副刊。主要撰稿和编辑人有邹荻帆、冀汭、曾卓、绿原、姚奔等。丛刊自1941年至1946年共出了六辑，即第一辑《黎明的林子》、第二辑《枷锁与剑》、第三辑《春的跃动》、第四集《高原流响》、第五辑《滚珠集》、第六辑《白色花》。副刊从1942年2月到1943年5月，共出刊25期。《诗垦地》应是《七月》的一个分支，它们不仅观点一致，艺术倾向相同，而且《诗垦地》还采用了《七月》留下的一批诗稿；更重要的是，它正好填补了《七月》停刊到《希望》创刊之间的一大段空白，使这个流派的活动一直延续下来。此外，还有几种杂志也是由“七月”诗人主办的：《呼吸》于1946年在成都创刊，由方然、阿垅等编辑出版；1948年，化铁、欧阳庄在上海创办了《蚂蚁小集》，不久即被迫停刊；1949年，化铁、罗飞在上海又办起了《起点》。它们都是综合性文艺刊物，而以发表诗和诗论为主。这些刊物也都是“七月派”的分支，其